

地址：北京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光熙家园 6 号楼 A 门 703

说媒
(短篇小说)
刘庆邦

在我们老家，把给别人介绍对象，说成是说媒，说媒的人被称为媒人。人们普遍看来，为人说媒是做好事，是做积德的事，一有机会，天经地义似的，最好做一做。

我和妻子谈对象时是自谈，中间没有媒人为我们牵线搭桥。可是，我们结婚近半个世纪以来，曾分别先后为多个男女青年介绍过对象。如果把给别人介绍对象的过程一一记述下来，恐怕写一篇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都够了。实话实说，我们介绍对象的成功率很低，大多以失败而告终。通过说媒我们得知，堪怜莫过人想人，最难莫过人找人，给人介绍对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比在水塘里隔着水面摸鱼都难。

我妻子有一位家在郑州的女同学，她们既是同学，又是当年一起下乡插队的插友，女同学亲切地称我妻子为老姐们儿。女同学的女儿学习很好，考到了北京的一所大学读书。女儿的名字叫冉晓敏。冉晓敏读完四年本科，刚留在北京参加工作，妻子的女同学就给我妻子打电话，把给她女儿冉晓敏找对象的事托付给我妻子。女同学话说得很恳切，说她的女儿既然留在了北京工作，就在北京找一个对象，在北京成家吧。她说她在北京没有别的熟人，只有我妻子一个熟人，帮忙为她女儿找对象的事，只能拜托给老姐们儿。我妻子义不容辞，满口答应，说：咱姐妹儿谁跟谁呢，您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一样，您放心，为晓敏找对象的事我一定会放在心上。

不能说妻子不上心，在寻找合适的男孩子资源方面，她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一听说谁家还有没有找到对象的男孩子，就想给冉晓敏介绍。可是，因我妻子的社交范围有限，认识的人有限，所知道的能和冉晓敏般配的男孩子更有限，两三年过去了，直到冉晓敏又考上了硕士研究生，我妻子为她介绍对象的事还没有着落。北京的婚配情况，是剩女很多，据保守统计，剩女超过了八十万之多。北京是全国剩女最多的城市。而北京的剩男却很少，连千分之一都不到。实际上，北京的男女比例是 51:49，基本上处在平衡状态。那么，北京为什么有那么多剩女呢？原因可能有多种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，是北京姑娘的家庭和个人条件都比较好，眼光都比较高，不知不觉间就有些京姑奶奶范儿。她们不愿嫁给在北京谋生的外地人，对北京本地的男孩子也很挑剔。她们挑着挑着，拖着拖着，玩着玩着，嘻嘻哈哈，就把自己剩下了，转眼之间成了明日黄花。

我妻子曾给与我们家同住一座楼的一个胖姑娘介绍过对象，小伙子家是北京的坐地户。妻子估计胖姑娘和小伙子门当户对，这次介绍对象可能有戏。不料胖姑娘太过随意，去跟小伙子见面时，不捋饬一下不说，素面朝天，穿件短裤就赴约去了。小伙子吸烟，她也跟着吸。结果，两个人只见了一次面，就没了下文。

北京的小伙子找不到合适的北京本地的姑娘，他们遂把目光投向外地，寻找外地的姑娘。北京小伙子的优越条件在于，他们一旦找到外地的姑娘，和外地的姑娘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若干年后，外地姑娘的户口可以迁到北京。外地总是很广阔，外地的姑娘总是很多，挑选的余地很大，这让北京的小伙儿娶外地的姑娘为妻几乎成了一种潮流。这样一来，北京的剩女不见减量，只见增量，越增越多。

冉晓敏到北京赶考，考进了北京的大学。参加工作后，户口也落在了北京。她会不会成为北京城里新的剩女呢？

天下无情是时间，最是时间不饶人。冉晓敏硕士研究生毕业后，应聘到一家国有企业工作。她的工资收入提高了，还贷款买了房子，买了汽车，俨然已进入白领阶层。冉晓敏的爸

爸妈妈带冉晓敏去过我们家，我看见过她。冉晓敏长得高高挑挑，大大方方，明明亮亮，是个美丽的姑娘。她这样的条件，找个对象成家应该不成问题吧？可是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。从她刚到北京时十八九岁，到了现在的三十多岁，仍迟迟没有找到对象，还是单身。我妻子的同学几乎每年都给我妻子打电话，有时打的电话还偶尔被我听到了。她说：晓敏都这么大了，连个对象都没有，真把我愁死了，愁死了。原来我还想着，趁我还不太老，可以去北京帮她看孩子。我等了一年又一年，把我的头发都等白了，看孩子也没力气了，她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她连连叫着我妻子的名字的后面两个字说：人留孩子树留根，我这一辈子连个第三代人都见不着，活着还有什么劲呢！

接完同学的电话，我见妻子沉默不语，心情似有些沉重。没能给冉晓敏介绍一个合适的对象，她好像有些歉疚，有些对不起老姐们儿的重托。我赶紧安慰妻子说，时代不同了，现在的生存环境，还有年轻人的想法，都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大不一样。那时候对男女之间的交往戒备森严，稍有不慎，就可能引起非议，甚至受到批判。现在的男女交往要自由得多，他们没有找到固定的对象，不等于没有异性朋友；他们没有结婚，不等于没有那方面的生活。不生孩子，他们可以养狗，养猫。自由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，男女交往自由了，他们找对象的积极性反而不高了。妻子虽然认同我的说法，但还是要我帮她注意着点儿，发现有合适的未婚男青年，尽快为冉晓敏介绍一下。

北京某报社有一位年轻的记者，名字叫国欣。他为我的文学创作做过长篇专访，我们就认识了。有一次，我们一块儿喝酒，他喝得稍稍有点儿多，说起他从农村走到北京多么不容易。他父亲在挖窑洞时因塌方被砸，导致瘫痪，在床上躺了十多年。都是母亲辛辛苦苦供他上学，从小学一直供到大学。父亲去世时，他去坟地里为父亲送葬，不知为何，就是哭不出来。直到把父亲埋葬，从坟地往家里走时，他才突然悲从心来，扑倒在地，大哭不止。说到这里，他在酒桌上呜呜哭了起来。好可怜的孩子，我劝他别哭了，自己也流出了眼泪。交谈中得知，国欣的老家在郑州郊区的农村，他的岁数比我儿子还小，我们成了忘年交。我问他在北京找到女朋友了吗？他说有了。我问他买房了吗？他说买了一个一居室。我说那就好，赶快结婚，争取早点为你的母亲生一个孙子。

因疫情相隔，我有好几年没见到国欣。终于又可以坐到一起喝酒时，我问他的孩子几岁了？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他还没有结婚。国欣的回答让我吃惊不小，我说：你这小子，是怎么搞的嘛！我得赶快给你介绍一个。我首先想到的是冉晓敏，觉得他们年龄相当，学历相当，又都是郑州老乡，在一块儿生活再合适不过。

一回到家，我就把我的想法对妻子讲了。妻子也认为可以。于是，我立即给国欣发微信，说要给他介绍个对象，要他把他的简历发给我。国欣很快回复说：刘老师，非常感谢您的关心！我现在还不着急谈，以后再说哈。他的意思是明显的，等于拒绝了我给他介绍对象。我把国欣的拒绝随即对妻子讲了，妻子说：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，这事免强不得。

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儿还在后头呢！

又有机会坐在一起，我一不小心对国欣说起，我要给他介绍的对象是他的近老乡，叫冉晓敏。国欣一听这个名字，眼睛顿时亮了，问：是那个冉冉上升的冉吗？

是呀。

冉晓敏我认识，人挺好的。我们两个谈过，谈了两年多呢。

那怎么没谈成呢？

一言难尽。

你给我讲讲嘛！

国欣看着我说：我要是对您讲了，您不会把我们俩的事儿写成小说吧？

我说：看来你们俩的故事不少。你要是不想讲，那就算了。

2024年1月1日至2日（新年开篇）
于北京怀柔翰高文创园